

你又回到她身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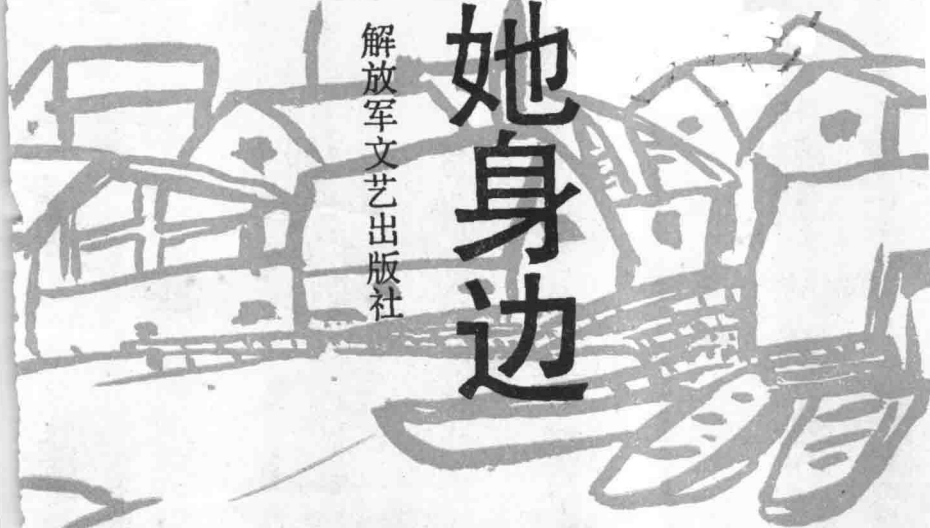
伍近先 著



伍近先 著

你又回到她身边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书 名: 你 又 回 到 她 身 边

著 者: 伍 近 先

出版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)

(邮政编码 100034 · 电报挂号 6550)

排版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激光照排室

印刷者: 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

装订者: 河北三河黄土庄中学装订厂

发行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 / 32

印 张: 10.7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29,000

版 次: 1991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199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,001-7,500

书 号: ISBN 7-5033-0269-0 / I · 220

定 价: 5.00 元 (膜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, 可向本社调换)



作者近影

LA004/01

作者小传

伍近先，湖南邵阳人，1933年出生，1949年参军。做过文化干事、宣传处长、文化部副部长。年轻时爱文学，写过《睦南关之歌》；此后二十年干别的去了。七十年代又“业余”起来，写过《陈贵连长》之类，也折腾过电影、话剧，大都是打烂仗，量少质次，从来不知道获奖记功是甚么滋味。写长篇这是第一本。

前世多怪事，后世多稀罕。

——谚语

昨天制约今天，今天审判
昨天。

——格言

引 子

长津，坐落在我国西南大盆地的底部，一座锅底上的城市。虽说地势低洼，却也沟梁相错。整座城就夹在一条主沟和三条岔沟里，形成山夹城、城傍河的格局，人称“小山城”。

据地质学家说，长津在自然史上曾经有过大喜大悲的变迁。远古时代，这里方圆数百里是一片浩瀚的大海，面积有欧洲的黑海那么大，后因地壳的变动，大海干竭，长津一带便成了水草丰盛的绿洲，当时地球的统治者恐龙就成群地栖息在这里。这是长津自然史上最辉煌的一页。再往后，由于地下生成的盐岩需要大量的水，把地面上的水吸走了，又通过水的蒸发，把苦涩的盐粒带到地表层里，如此循环往复，碱化了这里的土地，加之别的自然灾害，于是，树木枯死，水草衰败，暴吃豪饮的龙们便都在这里渴死饿死，最终结束了它们地球主人的历史。这是一幕大悲剧。

悲剧创造财富。

得助于我们地球母亲的苦难，长津地下埋藏着巨大的财富。第一财富是井盐。第二财富是恐龙，我们民族的精魂。财富创造悲剧。

人为财死，亦为情殇。大凡花柳繁华之地，温柔富贵之

乡，总少不了些痴男怨女演出种种悲金悼玉的事故来。长津的第三大财富是戏，前谓之唱本。长津城不大，却是茶楼酒肆、馆堂会所样样俱全；更有八大戏楼，傲居其中。演了多少戏，唱了多少曲，谁也说不清。前几年，长津城里出了个“编剧奇才”，他连编五台戏，演遍城乡，三次捞大奖，敷衍的都是长津里巷的催泪儿故事。一位京城的年轻女记者，来长津看了戏，采访了剧作家，洒着香泪儿说：“长津，悲剧之城。好在这里的男女不少眼泪儿，淌干了，喝地下的咸水就是……”

长津城里最大的戏楼是石神庙。

石神庙坐落在穿城而过的长津河畔，前临深潭，背靠山梁，金壁琉瓦，飞檐舞空；远远望去，面水楼台，披霞落照，很是风光。既是戏楼，何以称庙？据碑记，石神庙是盛唐年间来长津的各路盐商大贾集银修建的。相传当初的商贾们，为祈求商旅平安，原本是要建成一座神庙的，无奈建造中因信奉不一，秦商说要供玉皇大帝，楚贾说要祭河神，黔客说要拜土地爷，本地豪绅则力主祀龙王……争执不下，最后，便造成了一座庙非庙、楼非楼、倒也精巧别致的建筑。落成之日，一公子从峨眉山寻来一方神怪石头，供奉于庙堂之上，并因之名曰“石神庙”。

石神庙有神亦无神，无神胜有神，它避乱上千年，至今保存完好。堂上的那块神石，阅尽人间春色，于今光洁照人，如璐如玉，成一宝物。今天的石神庙，是长津城的“城标”。拍成彩照，或作商品广告，或供电视台预报天气。长津的男女老少离不开石神庙。你可以到那里去喝茶纳凉，品尝各种名小吃；可以到那里去说古道今，评说朝野，传播各

色新闻趣事；可以在那里摆摊设点，出售假酒假药，发家致富；可以在那里拉帮结伙搞选票，谋取你所追求的权力；可以在那里谈情说爱、打架斗殴、生私孩子；你要是觉得活着没有多大兴味了，那里可以悬梁，崖下的深潭更是你了却一切烦恼的好去处……

好，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

石 神 庙 奇 闻

且说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春夏之交的一天，石神庙庭院里阳光灿烂，蝉声咋起，数十老者正在茶楼饮茶。此地茶道云：一水品，二水喝，三水四水放开说。茶客们饮至浓兴处，正摆“龙门阵”，忽见一年轻后生手提黑色旅行箱，身着白衫青裤，大步流星跨进拱形庙门。后生生相不凡，高大身材，剑眉大眼，三十出头的年纪，气宇甚是轩昂。只见他进得门来，驻足当院，旁若无人，芒芒目光直指庙楼深处。他望着望着，手提箱脱手坠地，竟无知觉一般……

噫，这是何人？何以这般痴呆木态？茶客老头们立目相望，心里暗自忖道：“小子莫非哪家盐商的后代，海外归来的浪子？”良久，年轻后生方举步跨进茶楼。他既不入座，也不叫茶，径直穿过茶座走向临崖的吊脚回廊，凭栏处，泪如雨下……

茶客们都怔住了，不知眼前后生何以伤心至此？将有何进一步的举动？正欲上前问话，只见后生一抹满脸泪水，返身走向柜台，十元大钞不找，要了三杯清茶，亲自提壶沏上，复又双手捧至回廊处，置于栏梁上，继而面对长津河，

行三鞠躬大礼，礼毕，将三杯清茶连杯带茶抛入深潭中！

茶客们屏声息气，神情愕然而肃穆，好象他们自己也在参与庄严的祭祷。待到年轻后生挥泪而去，老头们如惊梦一般，纷纷击着茶桌，满楼骚动，盖杯儿打了好几十！

“他分明是在祭他的亲人嘛！祭山祭水祭河神，是用不着泪洒江楼的！”

“说的极是！祭父酌酒，祭母上茶。他是在祭他的亲娘老母无疑！”

“想起来了！你看他那两道剑眉，不是孔再农司令再世么？老孔的女人老妇联就是从这里跳进长津河的！”

“不说不象，说来极象！当年贴满大街小巷的追捕告示，那上面的案犯，不就是他么？”

“疯话，疯话！‘虫书案’要犯虫娃儿，不是早死了，以死了案的么？”

“小子虫也。虫者，死而不僵也！”

……

于是，石神庙传出一大奇闻：当年自溺身亡的“虫书案”首犯、尸骨在长津河下游河岸掩埋了十五个春秋的、长津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孔再农的儿子孔虫，又活着回到长津了！消息传开，全城哗然！人们一时不知是真是假，是人是鬼。好事男女们纷纷奔石神庙探听虚实，茶客老头们还在捶胸顿足，激愤难已，有的在咒骂当年不得好死的大盐老板康伯亭，有的在慨叹孔再农命途多舛，谁也不作首肯。问之再三，只听一苍苍须眉的老者疯魔般地念了两句戏文：

假做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……

什么意思，一时谁也不明白。

两户显赫人家

石神庙奇闻，搅动了长津三十年历史。

五十年代，长津城里垮掉了两个显赫人物。一个是盐业巨头康伯亭，一九五〇年秋，以恶霸匪首罪在城南广场被正法。主持宣判大会的是驻军师长兼地区军管会主任孔再农。第二个便是这个孔再农，长津军分区第一任司令，一九五九年冬，在长津带着花岗岩脑袋进了棺材。这两个显赫人物，虽说属于两个敌对的营垒，别离人世也相距十个年头，但长津人每当提起他们其中的一个，就要拉扯上另一个。他们的瓜葛深深地留在长津的历史中……

康伯亭，盐老板的大少爷，年轻时出夔门到上海学化工，学成后在重庆大码头上混事，藉以学习商业和河运。抗战声起，他回到长津，继承祖业，一心要“振兴大后方的实业”，称霸长津盐界。他凭着自己懂化工，善经营，又利用海盐断流、湖盐紧缺的大好时机，果然不出数年，便将祖传的“一井一场”发展为拥有“五井三场八大盐号”的大盐业公司，一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食盐市场，在西南数省创造了一个“无康不咸”的局面。

那时的盐业生产，是用人力畜力驱动绞车，把地下上千米深的卤水抽上来，再燃起熊熊大火，把一锅锅的卤水熬干而得盐。井场上，人畜共役；盐场里，赤身露体的盐工们沉浸在蒸气和火焰的海洋里。原始的劳动，原始的人的价值。长津一带本没有什么畜牧业，农人们只饲养少量的耕牛，但长津城里不少牛肉馆子，还有几味驰名的牛肉菜肴。牛肉哪

里来？就是盐老板康伯亭他们，从老远的地方买来成群的牛，使牛拉绞车，累死了，便卖给馆子，终年不断。牛都累得死，何况人？

一锅锅白花花的盐罗，
一锅锅白花花的银元，
一锅锅盐工的白骨啊，
一排排西山上的黑坟……

康伯亭聚财万贯，为富不仁。一九四九年临解放的时候，他封闭盐井，捣毁炉灶，撇下妻儿，带着他的私人武装上了山，妄图叫共产党统治下的数省百姓闹盐荒！

进军长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孔再农师，奉命出动两个团，由师长亲自指挥，深入川黔交界的山区，追剿康伯亭武装。历时两月，反动武装被消灭，康伯亭本人被活捉。当孔再农率部返回长津的时候，长津的老百姓拥向街头，愤怒的盐工们挥舞棍棒，要将康伯亭活活打死。孔再农出动一个侦察排，方才把康伯亭抢了出来。

不久，地区工委开会讨论新区工作和惩治康伯亭问题。会上众口一词：枪毙康伯亭！出人意料，驻军师长兼地区军管会主任孔再农，不想杀康伯亭。他在会上说：“同志们啦，我是从井冈山下来的，可知道盐的珍贵啦。长征路上，八年抗战，哪一天不为粮和盐这两码子事发愁？人不吃盐，别说打仗，就是拿个立正的姿式也拿不好。白毛女就是因为没盐吃才白了头的。眼下咱们的盐井还封着，炉子也塌了，老百姓正闹盐荒。这当然是康伯亭的罪过，他娘的要不搞破坏，

也不致断产。进军路上，上边打过招呼，要注意长津的盐业生产。现在倒好，共产党来了，没盐吃了。说来，这事我也有责任。部队要是早到三五天，也许不致造成目前的局面。我说这些，无非就是这么个意思，咱们是不是不把康伯亭当恶霸匪首看，就当他是工商业资本家吧。不杀，放他回去给咱们搞盐，反正他那几条枪也解决了，就让他带罪立功。理由嘛，除了上面说的，还有两条：第一，这老兄有点学问，别人弄不上来的卤水他能弄上来，他锅里的卤水不等熬干盐就结粒儿。叫做一技之长吧；第二，这家伙糊涂，他是听信共产党没本事治天下，不得长久的谣言上山的，其实他当年在重庆的时候，还曾同我们交过朋友，资助和搭救过我们的地下同志，算是历史上做过一点好事。所以，咱们是不是来个糊涂对糊涂，或者叫小孩子进庙给多面佛烧香，光烧善的一面，恶的一面不管。如何？”

孔再农挖空心思说了一大通，他以为能说服大家，谁知新革命比老革命要革命得多，纷纷说：“长津不枪毙康伯亭，就找不到可枪毙的了。”“不杀康伯亭，别说盐工们发动不起来，就是工商各界怕也镇不住。”工委书记的权力在孔再农之上，他听了大家的意见，在杀与不杀之间作了选择，说：“还是杀吧。长津的盐该姓共，不能再姓康了。考虑到孔师长有不杀的意见，咱们还是打个报告。”

杀人报告，孔再农没有签字。“当兵的杀人，从来不签字。”搪塞过去了。他私下想，镇反报告没有军管会主任的签字，是难以奏效的；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日，以待人们头脑的冷静。谁知，长津的盐业生产断流，激怒了上上下下，不几天，杀康伯亭的报告批复了，并指令军管会亲自主持

公判大会。

急风暴雨的年代。孔再农只好签署了杀人布告。

开杀的前一天晚上，孔再农要警卫员陈北辉带上康伯亭的妻儿，一同到牢房去见康伯亭。康伯亭的少妻，长津乡下的民女，人穷色美，成了巨富的妻室，她人还年轻，三十来岁，所生一子，还在襁褓中。康伯亭见是孔师长带着他的妻儿来牢房看他，心头顿觉宽松，满怀活命希望。从他被活捉的那天起，孔师座大将风度，喊他同桌共餐，同他谈盐业生产，说话间称他“康老兄”。这些天，他后悔难当，悔不该听信谣言，武装上山。他也想起了在重庆码头上，他同共产党同学相处，一起骂国民党前方抗战不力，后方腐败无能……想起这些，他愧色道：“师座，我悔罪！我马上叫人打开盐井，修复炉灶，盐场开工，盐号也……”他见孔师座神情冷峻，把话打住了；又见少妻在屋角啼哭不已，他的两眼昏花了，说：“晚了么？”孔再农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晚啦老兄！你做得也太过分了，那么好的盐井，却用水泥浇死了，再打开就费事了嘛！现在，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。大势所趋，众情难违，你就上路吧，老婆儿子嘛……”康伯亭一听这话，周身的血浆凝住了，他跌坐在木椅上，脑袋象是断了筋骨。好久，他才抬起头来：“师座，我康某千错万错，就错在不该带人上山。此罪可悔不可饶么？”孔再农说：“这就不够客观罗老兄。带人上山是一错，反革命了嘛。但你是俘虏，对俘虏有俘虏政策。问题是你不光是俘虏。西山上那些盐工兄弟们是怎么死的？烧死的，烫死的，天车打死的，牛抵死的，罪恶不少，加在一起，是不那么好饶了。怎么样，上路前办件好事，告诉我那井口的水泥怎么才能弄掉？”“拔！用绞车往

外拔！”康伯亭象是忘记了自己身罹大难，说：“凝结的水泥好比枪探条，拔出来就是，拔出来就是！”孔再农又一次拍了拍康伯亭的肩膀：“好，就这样。你们夫妇之间，父子之间，有什么说的可以说一说，要哭也可以哭一场。明天就没时间了，明天我要主持你的公判大会。”说完，孔再农转身要走，康伯亭说：“孔师座，康某伏罪，但有一求，把他们孤儿寡母当俘虏看待……”孔再农没答腔，他走到仍在啼哭的女人面前，掀开孩子的头巾，摸了摸孩子的脸蛋，说：“我也快有这么个崽子了。他不是俘虏，他是属于这个新世界的人。当妈的也该在这个新世界做人。”

第二天，城南广场上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。当孔再农宣布对康伯亭的死刑判决，执法官问康伯亭还有什么话说的时候，康伯亭竟提出一个古怪要求：给他一枪一弹，说是他要先朝自己打一枪，用以证明他死前是伏罪的，好让他的妻儿不为他记仇。死囚临刑前要拿起武器，不可思议！偌大会场，议论如潮。孔再农一时也没了主意，他问一旁的宣传干事黄达时，黄秀才说：“历史上倒是有过‘令其自刎’的治罪法。”孔再农听了，暗自欣喜，当即宣布：“可以满足他的要求！”并要陈北辉把他自己佩带的手枪填上一发子弹递给康伯亭，又如此这般地给执法者作了交代。整个会场，死寂一般，人们压着怦怦巨跳的胸口，翘首望着广场一角。果然，康伯亭镇静地朝自己举起了枪，“叭”的一声过去，才响起执法者的枪声……

当康伯亭的尸体还停在广场的时候，一伙“勇敢分子”四处搜寻康伯亭的妻儿，说是要斩草除根。孔再农得知风声，连夜要陈北辉带一个战士，把孤儿寡母送往乡下。他亲自给

那个女人交代：“有亲投亲，无亲要饭，三年之内不要回长津城！”

显赫的康伯亭一家，就这样消失了。

康伯亭在长津的显赫历史结束之日，就是孔再农在长津的厄运开始之时。长津人所以至今还在诅咒康伯亭，因为康伯亭祸及了他的对手孔再农。要不是康伯亭，南征北战的孔再农不会在长津停下来，也就不会落难长津，身抛长津荒郊！

你孔再农为什么拒绝在杀康伯亭的报告上签字？为什么让一个死囚演出一场自杀刑场的把戏？为什么对反革命家室那般仁慈？显然一个“进城便右”的角色。为此，他挨了个秘而不宣的处分，并调离野战部队，就地转到新建的长津军分区任司令。

随同他一起转到军分区工作的还有黄达时、杨云山和陈北辉。黄达时任宣传科长，杨云山任管理科长，陈北辉任作训参谋。

军分区司令，一方的军事首脑。为建设新长津，孔再农活跃在恢复盐业生产、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各条战线上，仍不失当地的一个显赫人物。

但是，据说右倾是一种顽症。

一九五七年，显赫的孔再农从他的司令宝座上栽下来了！因为他不同意把黄达时划为右派，并有一通奇谈怪论。

宣传科长黄达时，“西南服务团”的大学生。进军西南时，服务团随孔再农师跟进。孔再农看上黄达时的才学，跟他打得火热，硬把他从地方系统要到部队上。咱们中国人有

个传统，见到读书人喊先生。铁匠出身的孔再农，喊黄达时从不直呼其名，总是“秀才秀才”的。黄达时对孔再农也很敬仰。有名的战将，性格豪爽，也不无人情味。他常傍其左右，充当文化参谋。

当时，有个“论关系”的内部文件，是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；黄秀才看了，象是得了天书。第二天，他便在机关里给干部作学习辅导报告。他洋洋大观，从巨大的现实意义、伟大的理论意义，一直讲到最生动的革命辩证法、最有胆略的创造精神。草棚礼堂里，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。黄达时毕竟是知识分子，顺利时不大容易掌握自己。临结束的时候，他心血来潮，感慨起来了：“同志们，说到搞阶级斗争，我们的许多同志是很内行的，有的堪称大师；但要说到搞经济建设，包括我这个大学生在内，怕是只能猜猜谜了。咱们得努力学习新的东西。”

就这么几句，当时大家也是鼓了掌的。但是，不几天，风声一到，满院飘起了大字报，都是冲着黄达时的。阶级斗争的大师不会搞经济建设，帝国主义的应声虫，十足的右派！

孔再农开初没在意，群众运动嘛，总是要热闹一阵的。别人在贴大字报，他在一旁阴阳怪气地：“嘿，荣幸，荣幸，小小军分区还能出个帝国主义者！应声虫也不简单罗……”

不久，军分区党委开会，要正式定黄达时的右派，孔再农火了：“右个屎！我孔再农就是那号货嘛，他是说我呢！讲打仗，我不外行，知道黑了南方有北方，晓得跟老百姓滚到一起干！可要讲搞经济建设，怕是连猜谜都挨不到边哩。当年进军长津，就吃了不懂盐业生产的大亏嘛。我还打过三年